

MAY 9 1944

專供
參考
請勿
發表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三十年 月 日

第

468
號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國際宣傳處編譯



格魯：戰後處置日本的意見

〔本文係節譯前美國駐日大使、現任助理國務卿格魯氏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芝加哥伊利諾州教育協會九十週年紀念會席間的演講詞。格氏演說的時候，鄭重聲明完全是他個人的意見，絕非反映官方的主張。惟演詞的文稿却首先由國務院分發各報。本文發表後頗引起美國輿論界激烈之辯論。〕

這引起我的想到了戰後處置日本的問題，談到這個問題

此先要說明我發表的完全是個人意見，絕非反映政府的官方意見。就我所知官方的見解，尚未到成熟結晶的時機。現在還有許多事實尚在未定之天，官方主張自然一時也就難於具體和結晶。當然不少的機構正在繼續不斷的研究戰後問題，但研究的情況，對於如何處置敵國，勢必有各種不同的主張。任何團體，不論是官方的，非官方的，強迫他們意見一致是不可能的。若分析到最後，當然由總統及國務卿經過與其他聯合國領袖的會商，並且尊重國會所表示的美國民意，而後決定和擬訂。我們將來必經過困難，日本及日本人情形一向很隔膜的美國人，要須瞭解日本，他們不能從閉戶不出的理論家那裡去求瞭解。我們也必須從那些對於日本有直接經驗，在日本居住相當歲

月的人們那裡去獲得日本的知識。我們走進和平會議，須以密切
瞭解日本的人為嚮導，而擬訂和平方案也須根據明白切實的
常識，不要帶偏見或惡意，以及人類天賦的復仇情緒，以絕對的
實際態度為太平洋區及其鄰近各國劃策永保未來和平與其
全的辦法。需要我們與盟國共同應付的問題，甚有關於美國及
全世界的將來幸福者，很少比這件事情更重大的了。

我知道我的文詞現在有人主張在日本周圍建築一個鐵籠，
讓它去自作自受，自生自滅。他們以為當日本強盛的時候，由於
它對盟國貿易的與人競爭和軍事侵畧，證明它對於世界祇有當
面無益之處，他們說當對日本封鎖貿易，足以防止它未來的重要
整軍備。

所謂日本的對外貿易有害於世界之說，我想請問一句，我們的棉花出口商與蠶絲^{出口}商是否也表示同意。我們應否利用軍事上的勝利去摧殘一個商業競爭者，而必法和平貿易而背棄大西洋憲章的原則。無論如何，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至於日本軍事侵略對毒害橡樹的意見，我們或應處置日本的根本目的，應從日本的政治中完全及永久消除它的積武之病。

我個人相信這個重要爭論必可成功施行，而且必有益於對策防止這毒病將永的再生。否則我們的對策將完全徒勞。

我所設想的未來訓導日本的方法，無論如何，總是帶有一種協助性的合作，基於常識的精神，沒有武逼復仇之意，着重於

使日本人獲得其與世界和平合作時應當獲得的東西，而望樓
無理時所應當失去的東西。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數年，未能
把這種意思有力地灌注到日本人民的心中，我常常覺得很遺
憾。我在這方面曾經盡了一切努力，但結果如在曠野高呼，毫
無反映。日本領袖的宣傳告訴他們的人民，美英兩國把他推到牆
壁，意欲統治東亞，切斷日本生存所必需的原料。時時也有日本
開明的政治家，甚至冒了被玩弄者時段的危險，盡其力之所及，
把日本挽回到正當的國際地位，但他們失敗了。現在本比堤高，我
們必須等待希望於將來了。

決定以後將何種工業設備及多少工業設備留給日本，須作
有系統的研究，在卸除其製造武器的具體設備及重工業的

邊疆中，河種五種及橫溝五種，持和平廷年，此亦當與全國家底
有決定地位。茲並作此切實之明智和平矯措。

於年十月，羅維斯福總統，蔣委員長及邱吉爾首相於開羅
集會後宣布：凡日本竊取中國之領土，如東北三省、台灣、澎湖、列島
等領，歸還中華民國。日本並須退出其暴力及會務所獲得之其
他一切土地。三國領袖同時宣稱：三國對於朝鮮人民之被奴役，極
表同情，決意盡善相當時機，解放朝鮮而使之獨立。此項宣言，實
來，我亦覺得其含有極廣之決心，使日本補償其罪惡及其佔領後
界國家之種種損失。

現在再讓我們回到所謂在基本原則下，集議之問題。這句
話自應與和平會議之理論。於這總主張之中，我絕不能產呢！這可

高貴政治家的風度。凡是國際問題及歷史的精細學者，必須看
一看這種對策將引起什麼後果。它必然會造成一種痛楚、忍痛
的創傷，永遠帶着爆發的傾向。我曾經說過，我們不欲在世界的
任何地點造成這種創痛，也不欲聯合國今日的工作與奮鬥是為
了這個目的。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足以說明對日遠東局勢的嚴重性。唯其
名教不衰的後果，在一八六八年日本維新以前，仍完全是一個農業
國家，約有八千五百萬，大都賴未發達的農業及漁類而生活。日本
與世界交通之線，就橫跨西洋，實行工業化，輸入原料，製造貨品，運
銷於國外市場。工業的直接結果，使人口增加到了七千五百萬。一旦
日本重又回復到穩步式的國家，其增加的五千萬人口將怎樣呢？他

的無法汲取貧瘠的土地，從事墾殖工作而生活。這日本三島嶼地
及火山岩，現已墾殖到最後的一方呎。日本人在許多基本物品之中
現在已經仰賴東三省的肥料，台灣的糖，以及朝鮮米穀的補充。
這五十萬的人口，唯有挨餓而已。即使就切之中最冷酷的人，也不
相信他們對於這種情勢竟能漠然視之的。

其次我想談到日本神道主義的問題。美國有人認為神道
主義是日本一切禍害的根源。我則以為不然。在日本軍閥跋扈的
時候，他們就利用神道主義，以崇拜過去軍事英雄為途徑，喚
起人民這種異端的情感，着重他們的所謂武德。一旦軍閥主義消
滅，這個重點也會變更。神道主義同時也包括帝王崇拜。日本一
旦脫離了軍閥的統治，在愛好和平者的治理之下，在後與國家的

過程中，神道主義將為資產而不是擔負，司埃斯先生在其著作
中說：「這河讓日本人自己做他的脫離異端宗教的解放者。」

我以為此的應當把一個聖安納歷史事實記在心目中。日本憲
欲建立自由的議會制度遭遇了悲慘的失敗。日本這種嘗試其遭
遇失敗乃必然的結果。蓋因日本陳腐的政策，使基本的政治問題
不能存兩黨或兩黨以上的意見。這種政治問題在其他代議制度
的國家原由議會去解決。試看憲法中「主權在皇帝」的規
定不予更變。任何政黨就沒有法子揭發了，主權在民」的主張拋
身而出，同時也不會有別的政黨反對這種主張而與之抗爭。以陳
腐的思想為國家的基本信條，於是像英國那種保守黨與自由黨
黨爭也就無法產生了。黨與黨間重要的分界線因此也與從前

成。日本政黨的發展是以重要的政治人物為中心的。如伊藤與大久保之類。這種人過世之後，第二派的政治家就取而代之。但事實上却沒有法子做到。

若於憲法改變之後，給日本人以適當的特別去掃清他們的歧議制傳統，然後日本才始開宗明義有運用政黨制度的機會。

把我對於戰後日本問題的意見總結起來，大約如下：第一，我們當然須以武力把日本的海陸空軍力量削弱至無能為力的地步，使之不能再從事戰爭。此恐怕這個工作的艱辛和所需時間的久長實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因為日本是一個瘋狂好敵人正像某一位美國軍官所說的那樣：日本兵戰至死亡才止，而美國兵則在可能保全生命的時候，仍希望保全生命。在此覺得即

便預料日本大約何時崩潰也是枉然的。我簡直不敢冒險猜測，說日本在數年之內即將崩潰。日本除了覺得時間對於他們是一個必需的資產之外，他們並不在乎拖長戰爭的時間，他們時常欣然地高談十年、五十年或百年戰爭。現在他們所需者是充分的時間去鞏固他們的收穫。但到他們的領袖覺得失敗已經絕不可倖免的時候，我預料他們必百戰努力，請使我們與之作和平的結束。我們對於這種行動，必須時時存着誠心，因為早熟的和平等於說日本將像過去的德國那樣，那個黠武的毒瘤仍舊潛伏在裡面，到下一代，我們的子孫，仍將重演一遍今日的可怕劇本。他們在英國人面前必忠善自隱，藏着毒謀，懷集軍力，完全降生與德為力的地步，否則他們所提出的

任何早熟和平的條件，必不肯放棄他的帝國統治東亞的決心，我們應當時時準備它，有這着棋子，我們必須不顧時間與損失，與日本人作此到底。

與日本進行和平解決的時候，我們必須記得，在十九世紀的下半年，與二十世紀最初三十年，日本發展了足以媲美西洋國家的生產力量，但由增加生產力而所獲的結果，並未分配給國民去享受，而移轉到了武力的建設上去。因此日本國民之未能享豐富裕的生活，並不是缺乏經濟機會，而是因為領袖者的侵襲目標。日本人並不顧到亞洲鄰近國家的福利，不顧與列強在公開競爭的原則之下，通商貿易，但欲用武力造成獨霸的勢力圈。就我們過去的经验去看，對於日本，必須經過一個相當的

戰時時期，才敢把它算作國際間一個正當分子。要到日本有
具體的證據，證明它確有和平意向的時候，證明它的確能
遵守蘇聯所謂百年戰爭的意圖之後，我們認為完全滿意，方能
完全地放鬆我們的監視。當日本確手在和平途徑上走着堅實
的基礎之時，然後才可以給它合作的機會。然而這一切是在遠
遠的將來，我們現在沒有法子定下具體的政策。

尤有進者，我們得到了勝利，必須準備實行我們的作
戰目的。如果為勝利者的態度所控制，對敵國的整個民族
提破壞的復仇思想，則決不能祛^除將來反抗與混亂的因素。

4